

書

111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惣二十首

吳興



天地

大衍曆序

地誌圖序

儀禮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

骰子選格序

序其

鳥獸

鳥子贊序

鷹鷂圖贊序

八駿圖序

果實荔枝圖序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李士修因史上柱國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
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昴朔相推而變月寒
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
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歲鳳鳥為司時人受職分而加之者
百鈞必過毫二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
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月令
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

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一家之衆義比其異
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
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觀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
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腴腴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
八卦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數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
與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後采四載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
奉詔金明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筭起首星象玄之言接
承轉筆詩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
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長章一卷凡五十二
卷所以貫三才周万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
言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宿端之業非容
成首德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十
歲之可以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
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維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曆伏望藏之書館錄於紀言掌之天史於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〇〇〇

黃陵李該博達之士也李无不通尤好地理惠其書多曰歷世浸
廣文一占滂李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
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費俾然勒成一
家之說猶懼其真未足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揚書而書隨
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集類
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亦化不出其
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阡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並禹跡
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方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
略方寸之田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焉夫聚米擬其
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至盡居薄
帷晴褰普示下盡在是壁戶納四海葱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
奔走殊方絕域幸意而到高視華南坐橫古今觀帝王之圖理具
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与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
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

而不乱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音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至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數人物之虛實摠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載明王道之无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繁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欺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變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速也然則本之所以廣李濟由之足以贊鴻業由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特无知音道不虛行幸地成圖闡天元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類息也其久徒君遊辱命序述無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在萬物也感矣本乎二君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壽二則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心張而翕之道而引之能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

四肢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末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虛卒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關終日不倦每振寂靜肯繁之際必若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我之尤甚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焉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是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為中余秋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
夫人止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
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
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
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
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
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
以之而作夏濩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上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
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
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
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
夫備教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
平其去邪暢達於動用使和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
有家下逮于庶人苟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而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
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文

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其
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窮歟對曰琴
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
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
風薄不其然乎才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
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設子選格序

安方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非獨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
堯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
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於非不幸也宜也故
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
賤奪其官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
代衰微升下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
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
果棄惟奮奮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志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言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賊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耶夫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越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舟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穴豁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數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欲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祭耳吾公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進冠叙視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抗山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以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其基

初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其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賈曰賤曰下或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九敵一用未墨以別焉旁由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相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且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栗焉焉惜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未準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之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所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焉而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其者與無亦近而先之目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與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與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與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與其所謂賤者有敢辭其使之擊觸者與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與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未有以基者故敘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古侯而自來四夷不
 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苞茅舉其大凡不
 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駁駝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
 謂後狻如彪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
 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
 頓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羣象孩撫能罷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
 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熊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
 伏聞卑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五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
 歲時貢獻或殊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搜於外囿皆其
 觀禮若中國之執幣所不辭讓明異力之臣安此則非有利之之
 心充耳目之既好以為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
 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
 我侍臣咸為之贊

雁鳥圖贊序

前人

鳥之驚者曰雁鳥曰鶻雁鳥也名揚於尚又義見于詩鶻也迹隱於古

人史闕其載昔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
 悍體侔鋒鏑顧視之間焯如也夫授以勁翻意不羣飛資其利背
 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
 比義者以其嚴若郵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
 摧翼以虧身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
 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
 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
 知一禽之為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躋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
 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矯騰彪虎文螭
 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騶白義之屬也視
 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

月之所不足至若大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疑疑然言其真也實
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軼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
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
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為
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定與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
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
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
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
丹夏熟劣不如蒲出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
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
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
三日者云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乙卯四月四日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 摠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

著撰

大統紀序

三傳指要序

西漢文類序

樂府古題序

崇豐丁陵集禮後序

元和辨謗略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注孫子序

般若心經贊序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荆潭唱和集序

聯句詩序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愚谿詩序

大統紀序

陳鴻

唱和
題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群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
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大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聖皇南謚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
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廼修
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與廢舉王制之大
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
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
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
臣以為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万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
陶弘景云次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大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
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二十年在
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
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
一在徵庸止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
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
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
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太子事三
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
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
炎帝元年癸未凡二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出本以又宣
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
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
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存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
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存位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公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二年於啓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拜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立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臆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之持論敗潰夫據者之過耶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願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異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

焉得左氏富而不誣公羊慈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始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古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述于今文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得數耗矣而後之入者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鴛鴦日其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傑烈拮据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木林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拍揮聯累圭璋琬璫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

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湯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
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成感於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
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及奏議誠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
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
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三百二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
能之志業黜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
位以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閒文章特盛本之三代
浹于漢氏與之相准於是能有能者取子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
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等之類
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

音聲以在詞聲而詞聲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老莫不由
之准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吐者為謳謠備曲度
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
而下八名皆屬樂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蕃
樂者往往未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
生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
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饋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
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調興與詩之
事以貽後世之人必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
贅勝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調之美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袁江
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

人自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富家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持書別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末軍輸捉捕請先蠖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廢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而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餘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之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哭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世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總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前載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參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 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門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賈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司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而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克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公相國鄒公其宗子也鄒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游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因益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一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
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
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妻兮斐兮成是具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秀言
之害政也蓋謂以信而詐以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
聽豈止鵲鳩彫卉意艾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祖外道偏則
刑罰不中譴勝則忠孝靡彰必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安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
治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嚴允尚復廣四目周四聰
制滄胥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巨匠孤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
紀謠言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
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具之政別殿備乙
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編以向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
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
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淡若冰釋既而以予官所轄嚮得敘而
辨之云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
以實是非沈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
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狗乎無
涯氣耗乎名聲耳之域心闔於彼是之境陳蠹滑滑割執逆旅懼力
不足而羣奔奔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
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肩王撫世也則曰靜
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
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
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猿狙此
大舜於身虱或至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
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編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久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冰之目漸
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曠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
愈妙嚮嚮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
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不鳥獸同其
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
成子南榮楚之徒歟予搢衣於君實所辱命粗糲與社生之略直書
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
按聽訟械繫罪人皆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擐其城郭
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答之
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答也大而難制用力多
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
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
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

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
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
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
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讎暴異人人自不比
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
淮夷叛則出征之季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
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盧綰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
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
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畫昔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其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具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千里係其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死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立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二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王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身取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二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若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蓋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如中走丸之走般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般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能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梵具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二乘歸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見五入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真空捨法一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

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明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熟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西揮灑筆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終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成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集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碑石

釋宗密禪源諸論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論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出隨機立教菩薩問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二門一真淨心定生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相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異天台專依止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發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契牙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明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力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聖者能辨折則向者以尊菩提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于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捩盤釵釧為一金瓊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具安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老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天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鬪諍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橫且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幸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密開

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並則仁自府庭旋歸
後駕於斯國門勝既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
煩埃壘中孕開曠書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若深夜之月露
孰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
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李官入為翰林學士處
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
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責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
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
曩為一紀于茲慮屋壁之際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
堅且久也唯二賢大雅閑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送為田蘇便蕃
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孺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
所舒英華之所攜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
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奉敢叨益
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淮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焉
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甘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心觸罪謫
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
谿而名之矣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為愚宮萬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為愚溝遂方泉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也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
愚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或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人是谿猶魚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激灌又峻急多巨石大舟不可入也幽室邃谷故龍不肖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舜禹武子
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者智而為愚者也
昔不得為真愚今余漕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
若也夫然則天下真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
善鑿萬類清瑩矣散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万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詞歌愚類則浩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滄布
夷寂寞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乙卯四月四日

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 籍記附 撫二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 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一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裴胃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冬夜讌蕭十文詩序 息夫牧 旣月詩序 歐陽詹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訓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雲母泉詩序 李華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蘇源明

天寶十一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
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

守龐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谷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
我書真閭闔曰下陳留陳留太守主公盛德帝俞美才人与自德
連秦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讎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
阻殘暑於重林凍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騰鹿嗅羊其俎何有燔
東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銚刃巾之以踈絺禮交乎上
當世高賢之相亢樂動手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八之富月而群人之緝熙也司土危舟以待司功役設以告徹
更服陳羞潔樽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岬岫於
波際折梁岑於林缺移搖敲豁瞋眇虛曠太皞苗衣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流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為歡婢態目成以留客孀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字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宇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徑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崑轉兮超以忽馮
夷披兮護輕撓蛟龍仔兮落增漸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瀨兮悵
而還適子手兮非子期將解袂兮藂子思尚君子兮壽嚴身承明
主兮交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必洄而或躍
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渴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燕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讎序

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表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讎會莊子若訥過歸苕相里子同禱過如魏陽藜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文篋更濟上孌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蓬夷傍俚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
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逕川后
禮兮扈子橈橫增沃兮蓬僊延川后福兮易予舫月澄窈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表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胃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聖二賢源明醉日所不與吾子及三四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
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干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譙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謀詢訪者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尚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大守
會集譙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
而來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
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為
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於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髡髻者
之鑿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

此地乃於溪草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徐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
乃至無訖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
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採異好古故也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溪名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
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靈溪不表數丈趣伴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潏潏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伸春氣
至萬木華發豆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興從公公薦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

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
笑鳴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溪峴山寂寞千祀
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記後之聆清風而歎
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
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既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
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
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君先宅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公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醴清酌會河東裴童
崇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蒲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
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
服既成思欲脩好尋明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篔簹芳草數步落花蒲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嗚傲脫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
判為醅酌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觴濁醪而
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鄙
數闕裴則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
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敬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
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已立
學成而會友以講之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

予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頴上二賢將馳會府
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樞衣請
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於身頃夫
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道
之斯至也令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
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摠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
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
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化離之怨焉小子
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云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
琴有術于頴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瓌兮鳴琴
其怡三頴之湄二子翰飛言矣京師有爵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
矣宵既清矣烘煖有煒酒醴惟旨嚼我寤嘆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

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
皐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北城懸峯
頂登香心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色有无中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始正二月天梨桃始華間草樹短人物風族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處不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見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二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夫序

石鼎聯句詩序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
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
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弥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須黑面

此又他本尚有
後句漢補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
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去年
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也見其
老顏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
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去去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
因高吟曰龍頭縮菌春蠶腹脹膨脹初不似經意詩自有似譏喜
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若務欲
士每蒼度欲出口吹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
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去其不用意
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復劉喜夜益三更二子因起謝曰尊師非
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鼻曰不然章
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書四十字為八句既止
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
足與語此寧為文耶言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

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為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
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
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
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
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襲襲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出驚顧覓道
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
父不返即出見之無有見矣二子驚死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
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妙匠斲山骨剝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
縮菌春蠶腹脹膨脹明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安
自足曹焚意彌貞喜謔嘗鼎鼎鼎間安使水火爭明大若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燻天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帶凍寺
疆抽萌明一塊元氣間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
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明瞬睨無刀跡團圓類天成
師服送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鬚擇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鎗師服可惜寒食毬擲在路傍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瓶鬘亦明陋質荷斟酌狹中貴提擎師服豈能煮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亦明徒爾堅重注
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較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窹微作
蒼蠅鳴亦明以效翻溢懋實責在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
泄情喜亦明空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亦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各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確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諷此物
方施行四韻並是亦明作也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萋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予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博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陳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孔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龍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喜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勿沈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同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於涕淚咸以為不當去欽六州也刺史尊官也
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官使
之所察歎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如是而齋於涕淚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
朝廷則天下皆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感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歟此大惠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
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異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各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
行東脩心士而未及門者亦去倍之余弗敏曷之當乎而莫之讓
蓋有學微往以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爾爾之所以求我之所
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去微辯說撫文字以翫夫談端驟厥詞
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斯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
者非去尚形似牽比類以苟夫儷偶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斯務
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

為僂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
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明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
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
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
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
休闡為時之冠夾旬有詔甲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寵首領元戎書
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
已甲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有
洛告歸江表岵兮岵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摺紳之徒
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
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
去舉彼吳之兵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
揚爾思不及黯然而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
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
井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井也有尹之敏

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原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去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代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原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原居之原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驅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成德入耳而不煩曲眉黜頰清聲而便躡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涼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譽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歎祖口將出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真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五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葉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

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謂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禮瘞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眩於是攻熨之術用焉襍禮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之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疆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衷

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氏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師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傑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兒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梟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躰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師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刺者又命
講可以補繕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占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信信兮俗曠且狃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易使
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擊兮雲
縹緲月沈淵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沙兮
何時還湘川起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亭兮蘭被春曉上人去兮
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詩附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芙蓉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材木率生小櫟樸檉皆薪
材直吳之鬻此爲助焉連延曠表不一其主爲書畫疆互以相授
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較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
者昌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
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新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
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
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
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游京師人言國家用帑帑金窖粟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五人諸孫亦有丁
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
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
買名爲偷乎今子一場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

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真薪兮勿予侮田子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任時不用兮吾無蒸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漣未泝如溷漿烹茶研蒸灌園澆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老無癘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賴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符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青白相顧屬思與高賢其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

微波一聞袂聲不覺泣下况之離多病年甫始衰願解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藝予心奇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宮真含純精洞徹淨金粟宙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

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葦荷鍾引冷冷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

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穎為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

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魯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洒翰遙贈云

三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死疑麻姑僊道在喧莫染
跡高想已遷時食金蟻藥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壑霓裳何歲裝羽駕轉紛亂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文粹卷第九十六

乙卯四月四日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學士張說上明宴序張九齡

蘇集 泉州府史君謙秀才次南湖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請公宴六司選谷謙集序 王維

蕭吉書拜命出尚書院序 蕭炎

蘇集章庶子序 蕭炎 蓬池樓飲序 蕭領士

兩省清言序 南華序 三論

江陵陸行猶宅燕集通書卷外五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柳宗元

夏日諸弟登汝水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諸弟登汝水龍興閣序 李白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殿具以承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侑養獻燕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實序暉暉旅醴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瓯降醴雲天光既酌之宜宰德貞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記之歡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析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救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頌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李春下句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卑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

碧流日暖南山雪殘自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明御府味給天厨仙唱有樂中貴督滿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先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變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以思勝殘去殺素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酒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舩送江鳥舡迎海鶴魚龍九甸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雍及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醲馱丘壑抃急管於元弄醉湛恩以取樂群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如稍渴覺含皇之轉蓬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異詞之訥灑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詩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于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以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尊上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擯
職在焉或稷卨大賢或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起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親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曲爲用鮮或克兼訪侯并後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哉肉玄酒臭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泔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了加之以宴饋移已醴醴出家醞米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別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准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肅矣爲此非其親訟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哲言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
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王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
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
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
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其
棠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
沼佐贊成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

伺徹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從遂作卜商之後書其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霽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
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黻衣方
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
官司其及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表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
則賡歌矣乃曰茲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
鼓退於彤庭撰良撰地右班劍驟六駟書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
夫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
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灑陵下連平萊地新豐羊入於家林館層巖
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義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
春公芒不能一其之枕逕窈窕衡阜超忽駭御延佇於叢薄珮玉

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鼎其用五鼎木器
擁腫即天姿以為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
輟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
蒙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義皇上
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浴華芝日上客則冠冕
巢白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發而不書罪在司禮
竊思楚傅嘗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
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
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歡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歡焉
而至是以蕭公應納言之職路公微賀遷之會洎宰司殺作者
三人國老如填篋之和陽春寓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
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
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

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靄無陰松茂
早茲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轉花合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
融高閣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書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
無忘盛集

讌集亭庶子宅序

顧况

昔維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
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
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
蕩孟夏恢台之交

蓬池揆飲序

蕭穎士

袞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揮芳蘭臨清川
乘和益潔田徽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喜之樂江右宋
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遠鬱蔚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
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可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

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二賓客帳飲於蓬池備袞除之禮也梁有蓬
池上矣前迄瀨潁右匯郭邑渺瀰淪連湯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紫屬崇岡餘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折在兩乃郡曹頒錄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父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比牋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真聞聞以狝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
芳羞綏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壘嶺江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亦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
成則詠歌擊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補遺讌韋司方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據懷致館灞陵南望岷山江左轉登一
級而鄴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疑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以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默炭膳天交馳屢奏鮮食夫令德之

厚與時偕化拂衣為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執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負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法人也為大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夏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侍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不持權衡尺度之跡翰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弟曰灞曰濯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音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罇俎靜嘉庭管玉響京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撫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以

立注視而觀之負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于駭人也若流雷激空驚颺矣天摧挫幹掣撻霍敞目列毫飛墨噴擦掌如裂離合情恍忽上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蟻蟻水湛湛雲空劫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靈見萬物之情性觀乎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其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為徒若付短長於隘度筭矧出於陋口疑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負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眾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言叙諸公得揮其宏由耳

魯山令李曾三月三日宴寮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襍飲賜詳臣太夏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自宴其寮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胄恭國合宴于縣南洪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
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腹不
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弱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
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然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己命以為更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昔年有德者
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平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章一形容婆娑慷慨與日而為者不類然從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之者請以其魚啖濁嘗漉浮泛濟
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父兄弟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
即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

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
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
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
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岒然窪然若垤若
丘陵可千里攢蹙積莫得遯隱然青繚白外與天際四竒玉如一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
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知歸心疑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
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士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
瓜清泉齋論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
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
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
徐君伯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更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歡豪采
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勝清波紅粧曼舞醪醑徐進管絲迎風
以響日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
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閨塞崇翠昆池清冷
閨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士紀他鄉之勝事
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襟襟小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若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北若空外鷗呼亦未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一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臚與白雲老兄俱莫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
獨歎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壘庭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湖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泉為樂故合
志同方賢者有紫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
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沂若
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
瀾反策開原蹶查靄而歷嶠嶮入深翠以返迴環遂至雲門觀其

群山疊翠秦壑拔起五峯巉巉列壑沉沉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
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
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冥息恍焉疑諸天
樓觀列坐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靜聆法立合
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石為
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將入故也昔之遠公紀廬
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
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
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一日洗滌遂置酒溪上鸞之為記所謂牛馬之
飲者亂坐其背實鵬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今日當飲者
舉筮之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坎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
遇至不飲者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駭謂
汜若舞若躍速者注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懼林以助其勢突

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曰南者其投之也
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惟甚余病疴不能飲酒至是醉
焉遂填益其之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指讓酬
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
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定數以進以為密者
今則舉異其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亂數而交簡而同肆而恭銜衍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攬空無不散地子與友生共居
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亘
寫曾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
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彩入室空中人咸謂雪光射來
復開門偶立見沍雲駭盡太虛杳杳如帳碧天有月一輪其大如
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輒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

善方整而望翁復至乃與友生出大明忽視直
風張耳一方東京小接去與藍島驪巒群瓊含光
所千豐屏
宮宮中有

如登珪疊露出橫虛此時定身周
合八極作

我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曾我五藏出濯清
俗埃落地塗

然寒膠瑩然鮮著微入骨以不駭躍舉若生羽翎與袖
仙人遊雲

天汗漫之上汗然而不知其足由躡地身由求出口三子相
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諱

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凝溼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爽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

不易會而一者俱白故序之耳

文粹卷第九十七 乙卯四月四日



書